

心
想
事
成

方竹

优雅的靖姐,大学学的是心理学,擅长揣摩人心。她说一个人心理作用非常重要,心里想的,决定了一个人的日常修为,甚至一个人的成败。什么事首先是因为心里要去想,才有行动力。很多人,很多东西都是因为心想事成,念着念着并为之努力就梦想成真了。

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子,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剩女,各方面权衡利弊,她心里只确定一个目标就是想要找一个大学教授,锁定了这个目标,就努力朝这个目标出发。几个月之后,她真的找到了自己的如意郎君。

所以要敢想,然后才有可能变成现实。

2016年6月23日,那天晚上与往常一样,只是那一天我女儿对我说:妈妈,我们可以一起写同步作文吗?

慢慢长大了的她,觉得母亲陪在身边不再是一种陪伴,而是一种压力。慢慢长大以后,女儿心里就有了想法,她说反正是陪读,不如陪着她一起读一起写。当时的我已经二十几年没有写一个字了,年少时的梦早已随着时间推移而消失殆尽。

经女儿一说,我连连摇头,不敢应允。因为我怕自己写出来的文字,没有一个人看。

没想到,女儿说她愿意看,只要我写,慢慢来,一定会写得好的。我好像一个起步的孩子一样,从四十岁开始,也许永远会没有大咖大家级别的水平,但是一定会超越自我。

那时候的女儿,也像靖姐一样对我说心想事成的道理,心里去想了,才会去做。你想着自己的文章几年后、几十年后,说不定真的会有人看,就会努力用心去感受去写作。

女儿学校里布置了一篇文章,我开始与她一起同步写。写着写着,在女儿的鼓励下,后面的文字竟然慢慢唤醒了我年少的梦,并且一发不可收拾。梦想的距离,并不是遥远的距离,只要脚踏实地慢慢地去走,心里的梦就会慢慢实现。我以为我已经落伍了,跟不上时代的节奏,没想到进入文学圈之后,才知道很多人也是与我一样,中间辍笔很多年,后面重拾笔头,照样在文坛风生水起!

我没有太多的奢望,也没有期望自己做出很多的成绩,只是生活中又多了一份“心里的想”,就有了现实生活中努力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结果。

平时我也是一个没钱的人,但是我心里总是充满有钱的梦想。我从来就不认为自己过得不好,因为我知足常乐。一杯水,也能够喝出甜味来,简单的菜肴,在我眼里就是珍馐美馔。

有时候,我跟别人说,一百元我可以过一个星期哩。别人都不相信,一般人的生活,不说一百元过一个星期,过两天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因为我将粗茶淡饭的生活,打造得简朴自然,一百元已经足够。

在我心里,我觉得我过的生活比我小时候好很多很多了。虽然所挣的钱,在别人眼里是小不丁点的,但是在我心里已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。那时一百二十元一个月,我“心甘情愿”地在那个小山村里,没有出来。那些年,钱没有挣到,但是沉淀了我不以物喜的淡泊心境。在穷乡僻壤里,因为没有经历急功近利的熏陶,很自然地便学会了将很多东西看淡、看轻、看开,放下、放弃、放开了。

在我眼里,能够靠劳动来养活一家人,已经很幸福了。过去现在都是为了生活,但是总的一句还是心想事成,心里想了,事情迟早总会慢慢实现的;心里想一家人好好生活,一家人真的就是平平淡淡地过。

很多事情到最后都是钱来买单,唯有幸福与快乐,是无法复制的。

(方竹,原名彭芳竹,邵阳县河伯岭人,湖南省诗歌协会会员)

雪地·脚印

向美君

儿时过年
娘如一个陀螺
不停地转
忙着那一升米的糍粑
半升米的甜酒
和冒着几个油星的年关萝卜
还有弟妹们

脚下必须穿上的新鞋

那时的冬天冷得出奇
火灶边的儿女们
在娘的臂弯里
乖巧地看着娘
赶做过年的新布鞋
一排排,一行行
如头发密密的针眼

刻入我们的记忆

雪花漫舞的今夜
我学着当年娘的样子
穿针引线,我想
在银装素裹的雪地里
为儿女们画一串串
归家的脚印

(向美君,笔名月儿,洞口县人,邵阳市作家协会会员,有作品在《人民日报·人民号》《长江诗歌》《湖南日报》等报刊发表)



银杏树的情思

胡忠国

当每粒尘埃都归于宁静,当每个灵魂忙着整理心情,一夜之间,银杏换上金甲,向匆匆的你我宣告:冬来了。

这样的日子,与其低头行走,不如为这一抹金黄驻足片刻,观赏银杏儿给冬的礼物。初冬的太阳总是暖的,那一束阳光总会通过银杏叶过滤,变成一个不大不小的光晕,正好落在你的身上。

走过时节,万物凋零,唯有银杏儿傲然独立,将秋与冬,完美交接。不知是初冬渲染了银杏,还是银杏温暖了这个初冬。

你会否被一棵银杏感动。银杏儿之美,是她的透澈与干净。从翠绿到金黄,千万片叶儿,是手牵手齐步朝前走的,步调一致,不疾不徐,不抢步,也不甘落后,几乎在同一时刻,向世人展示金色的美。站在远处,满树磊落而光明,内心也变得干净。

不由多想留住这一抹金黄,如同留下人生的回忆。因为这一片片银杏叶,承载着对秋的依恋,对冬的希冀。不是吗?春天的步儿,由此拉开帷幕。

(胡忠国,市公安局工作,在《海南日报》《湖南日报》等报刊杂志发表散文50余篇)

那一年

杨兰芳

“那一年磕长头匍匐在山路,不为觐见只为贴着你的温暖”。当降央卓玛醇厚优美的歌声在我耳边响起,往事就如一张陈年旧画逐次展现在眼前。

那是1990年,我第一次走到人生的岔路口,面临艰难的抉择。那一年暑假,天气特别热,没有一丝风,空气就像是凝固似的,知了在树上没完没了地叫。我小升初考试失败落榜,其实失败也是意料之中的结果。五岁那年父亲就去世了,接着母亲也改嫁了,生活的不幸给了我巨大的打击,我变得孤僻而不自信,根本没有心思学习,成绩很糟糕。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心里,我就是个差生。当时我感觉自己生活在冰雪世界里,四周是刺骨的寒冷,无人理解我的孤独和脆弱。我更加不想学习,经常逃学,甚至参人打群架,就这样蹉跎了岁月,荒废了学业。小升初考试一败涂地。

是失学务农或打工,还是复读再

考。我失落、犹豫、徘徊。这时候爷爷坚决要求我复读,他把我带到离家八九里地之外的一所小学,唯唯诺诺地向校长申请一个复读的机会,校长答复可以复读,但必须考试,择优录取。一个月后到学校参加考试,我也不想错过这次机会,不想把自己的人生过早地定格在贫困的农村。回到家以后,我或翻箱或找人借才把小学六年的教材凑齐,然后开始认真复习。考试那天,天刚蒙蒙亮,爷爷就带着我往学校赶。崎岖的山路上,爷爷单瘦的身影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得那样艰难。爷爷的儿子英年早逝,抚养孙子的重任就落在他年迈的身体上。望着他日渐佝偻的背影,泪水迅速模糊了我的双眼。那天参加复读考试的人特别多,两个教室里全是黑压压的考生,足足有百二三十人。考试出来,我在人群里找到爷爷,他佝偻着背,在人群是那样的不起眼,两鬓斑白,面色苍老,艰难的岁月无情地摧残着他的身体。看到那一幕,泪水止不住地往外流,我用手擦掉眼泪,不想让他看到我伤心的

样子。我走到爷爷身边,他焦急地问我考得怎样。尽管我心里没底,我还是对爷爷说我能考上,爷爷的脸上便露出了欣慰的笑容,就像风中的旧棉絮。

复读的那一年,我像变了个人似的,白天上课认真听讲,晚上在一盏煤油灯下刻苦攻读。虽然生活依旧清苦,但知识如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前进的路。一学期之后,我考到班上第三名,我把学校发给我的奖状带回家,我看到爷爷浑浊的眼睛里闪烁着泪光。一年后,我顺利地考上了初中。在初中,我更加刻苦,初二开始,我能够稳居学校第三名。初中毕业,考入邵阳师范学校。师范毕业后,在自己的家乡做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。几年前爷爷度过他九十一岁的人生驾鹤西去,现在我已年人不惑,我的儿子也快小学毕业了。他的学习环境、生活条件和我小时候已不能同日而语,九年制义务教育早已普及,根本不用担心没有初中可读。

岁月悠悠,每当我回首往事,我就会想起1990年,想起复读考试,想起我的爷爷,不禁泪湿衣襟。

(杨兰芳,男,邵东市信访局工作,邵东市作家协会会员)